

逆流而上 著

逃

HONGKONG

中美爆發軍事衝突
香港被卷入戰爭漩渦
你能否逃出生天？

青森文化

目錄

日落前的色土風	6
五、東方酒店	15
六、戰場中環	128
瀑布灣下的雞蛋仔	186
在黑與白之間	195
七、灣仔妖道	202
八、獅子銀行	278
午夜快車	390

故事內所有出場人物及機構皆為虛構，與現實人物及機構完全無關。

獻給想要離開但仍然留下來的你



日落前的色土風

葉向東到達上環車站前三天零十一小時半。

紐約時間三月四日下午六時，哥倫布圓環對出。

時代中心的玻璃幕門慢慢地打開了，一位頭頂稀疏得牛山濯濯的中年男士，很細心地推着門，等待他身旁穿着以黑色為主調的中國古風棉襖、已經九十二歲的美國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離開。

「奧菲莉亞·羅素女士，今天實在太感謝您接受我們的專訪。」禿頭男士雖然看來年過四十，但對自己的工作仍暗暗顯現出一份熱情，他正是在訪問中插嘴的記者：「若剛才有甚麼得罪冒犯，還請法官閣下多多包涵！」

奧菲莉亞只是慈祥地報以微笑，與平日在法庭上以強悍見稱的她大相逕庭，這種落差反而令禿頭記者心中有點不安，他便機靈地轉變話題：「閣下，你的車子呢？好像還未來接你？」

哥倫布圓環是一個環形的路口，環的中央矗立着紀念偉大探險家的紀念碑，而在時代中心對出的行車道只停泊着幾駕黃色的紐約計程車，正在等待接載晚了放工的白領麗人。

三月的紐約還是有點冷，而且差不多夜幕低垂，奧菲莉亞便自行穿上了一件黑色的風衣。她動作的靈活敏捷，就像只有六、七十歲，禿頭記者本是等待着這個難得的機會為她穿外套，可是現在卻像「老鼠拉龜」——無從入手，神色有點尷尬。

「沒錯，看來還未到，那我先到中央公園散散步。」奧菲莉亞穿上大衣後，就要提步向前走，但看到禿頭記者欲言又止，像是看穿了他的心事，仍保持着慈祥的樣子說：「不用勞煩你來陪我。米高，剛才的訪問如實地刊出就可以了。」

禿頭記者客套地說再見後，便回到時代中心那七十五層高的溫室雙塔。

奧菲莉亞深呼吸了一下，便向左方百老匯大道方向出發。百老匯大道是貫通南北紐約的重要街道，由於街道兩旁有不少劇院，也是美式音樂劇的發揚地，故早已成為這劇種的代名詞。奧菲莉亞早年生活較為艱苦窮困，故常到劇院擔當一些庶務以幫補家計，漸漸地因接觸多了音樂劇，繼而瘋狂地愛上它，甚至有一段時間以擔演音樂劇《黑女巫》（*Wicked*）中的女主角為夢想。可是踏入十六歲那一年，一些事令她完全改變，由本來打算當一個邪惡黑心女巫，一躍變成了最高權力的正義女法官。

在橫過斑馬線的途中，眾多美好又夢幻的回憶浮現在她的眼前，但盡頭突然出現了一座不可一世的銀色地球儀阻擋着她的去路，雖然那是在紐約唯一不用冠上奧菲莉亞認為非常討厭的名字的產物，然而一切與他有關的東西，都打擾了她的雅興。

再越過一條斑馬線，那就是中央公園西南角的入口，剛好是圓環的另一邊。本來星期五是一個快樂的日子，週末狂歡的起點往往讓人興奮萬分，然而，這天的中央公園入口處瀰漫着一陣愁雲慘霧，冷冷清清。在紀念成為美西戰爭導火線的沈沒戰艦——緬因號紀念碑上面，聳立着鍍金的哥倫比亞勝利女神與她那輛由三隻魚尾馬身海怪拉着的貝殼戰車，與這種扯高氣揚相比，在緬因號戰艦雕塑的水池旁邊，只有一個在獨自吹着憂鬱色士風的男士。

那男士拿着一個已經開始褪色的色士風在吹奏着，奧菲莉亞看着他鼓脹起來的口腔，彷彿能看穿他的舌部如何控制內腔大小來調整音高，並「滑動」過度至另一個音節上。那暗啞甚至帶點生鏽的金色管體，居然發出與其不相稱的磁性韻味，同時具備了細膩與爆發力。

她站在他的面前等待着，一面欣賞着這動聽的音色，一面思考着他在吹奏哪一首樂章，直到整首歌曲演奏完畢，奧菲莉亞還是認不出來。

「我不知道中央情報局的局長小湯馬士·金凱德，居然喜歡使用塞爾瑪的馬克六號。」奧菲莉亞一邊拍着手，一邊笑說。

「已經是『前』局長了，法官閣下。」那男士一邊用通條布來清除色士風頸部管內的水分，一邊說：「想不到你對色士風也有研究。」

奧菲莉亞暗笑一下，心想自己在百老匯進進出出時，你還不知道在哪兒呢。她便指着色士風說：「因為這一枝的F升音位置較高，

那是一九七七年法國出產的演奏版本。」

「噢！是嗎？這個我倒不知道。」

「其實是它的獨特音色出賣了它。」奧菲莉亞笑得更開懷了：「因為在製作過程中，它是用河水來冷卻管身的金屬，結果混雜了不同的礦物質，吹出來的音色一聽便聽得出來了。」她突然收起笑容，抬起頭再說：「就像上面的哥倫比亞女神，本來就是沉沒在海中的緬因號上的大炮……」

「就像以前超級電腦泰坦成為了今天東方三博士的基礎模組一樣。」小湯馬士蹲下在水池旁用清水把吹嘴洗乾淨。

「東方三博士得出了甚麼結論？」奧菲莉亞問道。

小湯馬士眼眉一瞥，繼續清理他的色士風，知道自己猜中了奧菲莉亞的啞謎，續道：「一邊在聯合國中提出經濟制裁，另一邊與中國合作，向朝鮮伸出橄欖枝，以外交手段化解危機。」

「那即是不變應萬變囉？」奧菲莉亞好像鬆了口氣。

「不是，三博士中，卡斯帕和梅爾基奧爾都認為美國要保持中立，而巴爾塔薩則認為要向北朝鮮發動地面戰，以推翻金氏王朝為目標。」

「一向主張和平理性的巴爾塔薩居然提出這樣的建議？」

「巴爾塔薩代表的是黃金，她熱愛和平只是一種誤解。」

「那就是說經濟原則先行囉？」

小湯馬士點了點頭，把色士風小心翼翼地放進他的皮革樂器盒中，並且扣穩每一個金屬扣，生怕稍一不慎，色士風會掉下來，令他後悔莫及。

奧菲莉亞則在深思着，似乎她在訪問中所說的「鐘擺」已經遠遠超過她的想像；隔了一會，她問道：「那狂人呢？不會真的打算向北韓開戰吧？」

「他好歹也是個生意人，雖然有很多因為他而導致生意失敗的例子……」小湯馬士苦笑說。

「嗯，差點忘記了，你也是因為他才丟了中央情報局的工作。」

「也不完全是因為他。」小湯馬士差不多收拾好他的色士風，站起身來：「向北韓發動地面戰，必定會演變成第二次韓戰，中國亦必定由中立轉變成參戰一方。」

「那麼華府要實行部署多年的『重返亞洲計劃』？」

「比這個嚴重得多……馬六甲、印度、越南、南海、東海的戰線必然都要同時先發制人，否則不能在短時間令這個世界上的強國屈服。」小湯馬士彎下腰來，從水池中用線拉起了一個防水膠袋，袋中是一部智能電話。

奧菲莉亞隱隱聽到電話還在播放着剛才色士風的樂章。

「在中美兩國的衝突還沒有演變成核子戰爭之前。」湯馬士用布抹乾膠袋表面的水珠。

「這樣世界末日還遠嗎？」奧菲莉亞問完之後，也覺得自己問得愚蠢。

「我們還在這裏，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

「想不到你是個樂觀主義者。」她微笑道。

「另一件事。」小湯馬士把剛才從水中拿上來的防水膠袋放回水池裏，然後說：「坐在我位子上的蠢材，讓『掌鑰人』逃跑了。」

「第七保險箱那個掌鑰人？」看見小湯馬士神情凝重地點了點頭，奧菲莉亞嘆道：「那比中美開戰還要糟糕，若引發『災變』怎麼辦？」她再想了一想：「那他逃到哪兒了？」

「……根據中情局的資料，最後收到他的訊息應該是在香港。」小湯馬士把防水袋再次拉上來，除下膠袋後把還放着歌曲的智能電話放在大衣的內袋中，拿起色士風皮革盒正要離去。

「還有一件事……」

「甚麼事？法官閣下。」

「那首是甚麼歌曲？」她指了指在小湯馬士大衣內還在播放着的智能電話。

「那是一位來自香港的色士風老師教的。」小湯馬士淡淡地說：「歌名好像是叫作……夕陽甚麼的？」說罷，便向着奧菲莉亞來的反方向走了。

她也懂得一點點廣東話，只聽到遠遠傳來一把男聲在唱着：

夕陽醉了，落霞醉了。
任誰都掩飾不了。
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

奧菲莉亞目送着小湯馬士向五十九街的方向離去，與他迎面擦身而過的是一輛黑色的凱迪拉克 CTS 轎跑車，她柔順地停在奧菲莉亞的旁邊。

一個穿着黑色西裝的男士下車為奧菲莉亞開門。

「約翰·亞瑟中將有沒有消息？」她站著沒上車。

「嗯，亞瑟中將已經依照五角大廈的指示，指揮第七艦隊在南海一帶進行最後的部署，目標是隨時向中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而中國政府也已經切斷一切直接溝通渠道，看來也進入了備戰的狀態。」西裝男匯報着。

「雙方都在摩拳擦掌？那即是說小湯馬士的情報仍算可靠

囉？」她輕輕地自言自語。

「而且，亞瑟中將還留了一個口訊給閣下：『STO 已經準備好回收潘多拉』。」

「叮！」奧菲莉亞一瞥，她的智能手機彈出了剛才禿頭記者米高在他的媒體中所寫的深入報導。

「〈朝鮮參加南韓世運會釀成慘劇！朝鮮報復會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嗎？〉米高深入分析：朝鮮在上月派出歷史上最高規格的團隊參加南韓的世運會，卻演變成一九七二年慕尼黑慘案再現，這場驚天的恐怖襲擊背後究竟是誰在策劃？這件事件亦觸發了朝鮮對南韓的報復行動，間接把世界推向戰爭邊緣……閱讀更多」

她再次抬頭，看見在時代中心後方的天空盡頭還有一點點鮮紅色的餘輝。

「替我留一個口訊給總統先生。」奧菲莉亞再嘆了一口氣，似乎下定了決心，每個字都鏗鏘有力：「就這樣說：『年老的奧菲莉亞要去中國一趟』。」

「中國？」西裝男卻有點震驚，亦有點疑惑說：「要去北京？還是上海？」

「不。」她上了車，安靜下來思考着。

西裝男不敢打擾，只把轎跑車開動，繞過圓環一彎後，準備從

第八大道離開圓環。

「森姆，現在載我到機場，替我準備飛機。」

「要去哪兒？閣下。」

「香港。」

日落前的色土風 完

本章使用音樂：
P. 12：
張學友 - 夕陽醉了



五、東方酒店

5.1

在矇矓之間，區穎看到了很多紫色的演唱會座椅，身邊四周都是懶洋洋站着的人。

她認得這兒的裝潢是曼徹斯特體育館，光線並不充足，但吊在五層樓紫灰色天花板上的射燈，及在旁邊反射着燈光的墨綠色玻璃窗，正努力把光明牢牢地鎖在這廣大的會場裏。縱使演唱會背景音樂仍然播放着，她看到上層觀眾席人群已慢慢地朝着出口離開。

區穎坐得比較接近舞台，前前後後的年青女性觀眾大都坐着，鄰座不相識的女孩還用手机意猶未盡地拍攝着，其他人則一同哼着剛才小天后所唱的歌，回味剛才精彩的演出。

噢，寶貝！看看你引發了甚麼？

這裏的溫度在狂飆。

那真的會發生？

等了又等，就欠你採取行動。

隆然一聲巨響從場外傳過來。

她望着自己的右手，女服務員那一下回推，的確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

「區穎，你真愚蠢！」她小聲地對自己說，不理鍾綽漣還在囉嗦，走到休息茶室的木門前，還未仔細看，一陣腥臭味已撲鼻而來，更發現門邊有些暗紅色的液體黏滑着。

「那是甚麼？」王啟杰的語氣已表示他猜到十之八九。

區穎沒有回答他的明知故問，反而轉個頭來問他：「你為甚麼知道迪新有性命危險？」

王啟杰望了望後邊的鍾綽漣，答道：「我真的不能告訴你……」

區穎明白鍾綽漣的存在令王啟杰不能暢所欲言，便向鍾綽漣說：「你還是先離開吧！」然後再拿出了VIP卡，在門邊的讀卡器上一拍，休息茶室的門鎖便解開了。

「你真的要進去？」鍾綽漣叫道：「那明明與你沒有任何關係！」

「樂樂呢？樂樂在哪兒？」父親在長樓梯盡處捉着區穎的手。

區穎腦海中閃過曼徹斯特體育館爆炸時一片混亂、驚慌、無助的畫面。她按着小肚臍的旁邊，變得堅定地說：「沒錯。」

說罷，便推門而入。

5.5

東方酒店的水療中心有九間水療客房、室內游泳池、桑拿、健身中心及休息茶室。它們的裝潢都以神秘的東方色彩為主要概念，用上了櫻桃木鋪砌牆身，再用裝飾射燈照着，造成了金碧輝煌的錯覺。假天花板用黑色的大鐵條間格成一個個正方形的框架，其中則安裝了半透明燈罩及藍色LED燈，營造在水底的奇幻質感。

休息茶室連接着各水療客房及其他設施。長方形格局的休息茶室中本來有三張白色的雲石面桃木腳小圓桌，桌子靠牆的一邊是一張白色長沙發，沙發上有白底紅色中國剪紙藝術的圖案，桌子另一邊則是酸枝椅，椅上放着用來裝飾的粉紅色荷花狀小盆栽，映襯着橫放在休息室另一邊、把茶室一分為二的泥灰色矮沙發及牆上以黑白色為主調的水墨畫。

區穎是水療中心的常客，對休息茶室的佈置料如指掌，可是她一推門而入，眼中所見的完完全全與她平日對這裏恬靜舒適的印象相差甚遠。

「我想過會很糟糕，但沒想過會這麼糟。」區穎說。

椅子與圓桌東歪西倒不在話下，牆上數幅畫要麼跌到地上，要麼被丟到房中的另一角，甚至連長沙發的中間都被劃破了，露出了內裏的白棉。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牆上與地上的斑斑血跡。

「嘩，刮十號風球了嗎？」王啟杰驚訝地說

「你能駭進酒店的閉路電視系統嗎？」昨夜區穎與王啟杰才追捕過「爆彈狂徒」。

王啟杰卻搖了搖頭，說：「酒店的保安當然嚴密很多，而且發生了這樣的事，酒店仍無動於衷，那即是說保安系統九成已經被人入侵了。」

「被入侵了……」區穎沉思着，自言自語道：「若果知道這兒發生甚麼事，那會容易很多。」

「那是至少有三人在此打鬥所留下的痕跡。」一把女聲在後邊響起來。

區穎與王啟杰回頭一看，原來是鍾綽濤。

「你不是怕得要失禁嗎？」王啟杰調侃地說。

區穎沒有理會王啟杰，問道：「為甚麼是三個人？」

鍾綽濤走到泥灰色的矮沙發前望了兩眼，然後走到另一邊最接近接待處門口、倒下來的小圓桌，她彎下腰看了一會，確切地說：「這兒本來坐了一個人。」手指着最近門的圓桌長椅，再說：「突然有兩個人衝了進來，他便推倒小圓桌，阻擋了其中一人。」

然後她裝作拿起地上的酸枝椅，再說：「他想這樣格擋另一人的刀刃，可是並不成功，他中了一刀，退到矮沙發。」並指了指地上與牆上的血跡。

「在矮沙發滾動閃避第一人的刀鋒。」鍾綽濤指了指梳化上的破口，續道：「可是在牆邊又中了一刀，把掛在牆上的水墨畫都拉倒在地上。」

「我知我知！他詐死！躺在地上！」王啟杰指着地上的血跡，依稀看到形成一個身影。

鍾綽濤點了點頭，再說：「可能等那兩個人繼續前進，他便打算從正門逃走，可是卻不成功。」指了指通往接待處的門框，上面有一隻手的血痕，剛才區穎發現的血跡，大概就是來自這隻手掌。

「那他應該流了很多血喎。」王啟杰皺着眉頭說。

「嗯。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被人家發現，還是他支撐着，並沒有離開，反而走向水療客房之中。」鍾綽濤總結說。區穎回望通往接待處的門框上，那條長長的血跡，來到地上後便伸延到通往水療客房的走廊。

「想不到除了湯天僕外，還真的有人像電影一樣，只看現場環境便能重組凶案過程來。」王啟杰聽了鍾綽濤的分析後，態度一百八十度改變。

區穎半信半疑，但沙發及酸枝椅上的確有刀鋒留下來的痕跡，而且能在木頭上留下這樣深的刀痕，應該是一個頗健碩的男士。

「好說。因為我在讀大學時是推理小說狂迷，雖然我讀的是純數學，現在搞公關公司，但說不定我應該當偵探顧問呢！」她不自

覺有點興奮地說。

「純數學？公關公司？推理小說狂迷？」區穎總覺得好像在哪兒聽說過，有點似曾相識。

王啟杰走到門框看着血手掌，用自己的手比一比，那手掌明顯地比他的大。「那手掌的主人不會是迪新。」他得出這樣的結論。

區穎在茶室的一角垂直放下了紅色皮革小手袋，背着王啟杰等動了些手腳。

然後在旁邊擺放按摩用具的櫃中拿出一支長、一支短的按摩棒，兩者都是用堅硬的櫟木製造的。長的一支大約有手臂般長，上面有大的波浪形，頂端是大形球狀物體，而把手亦符合人體工學原理設計，不容易脫手。

她輕輕揮動了數下，破風之聲不絕於耳。

短的一支像一個小石鎚，側面看像一個十字架，無論是頂端、左右兩頭，都是頗為堅實、細小，若被擊中，也實在可有椎心之痛。

她滿意地笑了笑，命令道：「跟我來！」便帶頭向水療客房的長廊方向走去。

水療客房走廊在茶室的一角，繞過三塊柚木雕花屏風，再右轉一彎，便是筆直的走廊。一踏入走廊，便嗅到一陣刺鼻的血腥味，可能因為原本放置在走廊玻璃茶几上的香薰加濕器都掉到地上，把

地上的血液稍為「霧化」了。除了東歪西倒的茶几外，血路由走廊開頭一直延伸下去，間中牆身或門上都印有血手掌，表示中刀的那個人其實是拖着受傷的身軀走着。

區穎雙手拿着兩支按摩棒交叉架護在胸前，保持最高的警戒，提防左右兩邊門後有人埋伏，一路小心翼翼地走着，儘量不想打草驚蛇。可是跟在她背後的王啟杰與鍾綽濤卻大步大步踏在地上的玻璃碎片上，不斷發出咔嚓咔嚓的聲音，彷彿警告房裏面的人她們正逐步逼近。

一步一步終於平安走到盡頭，那是一道模仿用竹枝拼砌而成的古門，亦是九間水療客房中最大、最豪華的貴賓套房的門前。

血跡到此為止。

「王啟杰，要麻煩你來開門了。」區穎沒有回頭地說。

「為甚麼要我來開嘛！」雖然他嘴上毫不情願，卻乖乖地走上前握着手柄，一扭，果然沒有上鎖，就把門推開。

區穎本來還提防有人埋伏在門旁邊，若有人施襲便第一時間把王啟杰拉回來並作出反擊，可是一看到房中的情境，似乎亦有點不知所措。

一名身穿與王啟杰一模一樣的黑色西裝、剃着陸軍裝超短髮型的中年男士，坐在門後三米的地上，背脊倚靠着座地山水石雕及石雕後的屏風。他頭垂下，臉上已有少許發紫，西裝下的白襯衫都染

上了血紅，地上亦明顯看到血跡，看來早已斷氣。

「杜嘉林副經理？為甚麼？」王啟杰震驚地說：「難道？」

區穎雖然與杜嘉林只有數面之緣，但印象中他極為自負，是個真心相信自己無所不能的中年大叔，想不到會在這種情況再見，心中亦一陣難過。

鍾綽濤看見這情境，胸口一下翻騰，幾乎哇的一聲嘔吐出來。她強忍着反胃的衝動，很勉強地問：「他是誰？看來你們都認識的……這是你們要找的人嗎？」

「他是王啟杰的上司，是我公司辦公大樓管理處的職員……」區穎皺着眉頭，望着鍾綽濤搖頭。

「結果真的牽涉人命，我就說要先去報警啦。」鍾綽濤轉過頭來不想再看，一邊拿出手帕，一邊尋找手機撥打「九九九」，卻看見接收不到任何訊號的標誌：「看來這兒接收不良，我還是先出去報警。」

她正想離開，就被區穎一手捉着手腕，鍾綽濤問道：「幹甚麼？」正想甩手掙脫，卻怎樣也放不開。

「噓！」區穎忽然異常地緊張起來，輕聲地向她及王啟杰說：「別作聲！跟我來！」並扭開旁邊另一間水療客房，剛好也沒有上鎖。

眾人閃進客房內後，區穎便輕輕關上了門。

5.6

兩名身穿黑色緊身服、披着紅色斗篷的女子進入了休息茶室，二話不說便跟着血跡延伸的方向走去。身形較為魁梧的拔出腰間的匕首，然後一腳三百六十度後旋踢便把攔在水療客房走廊門口的屏風丟到一旁。若屏風後埋伏了敵人，他必定會再中她一刀。

「說好的友善酒店職員呢？」王啟杰嘲笑着鍾綽濤，後者本來嚷着為甚麼要鬼鬼祟祟逃入客房，要來查看的必然是友善的酒店職員云云，但現在卻看得目瞪口呆。

「那是『女鬼』！」區穎看到她這腳法，加上剛才在玻璃大門外阻擋她那假扮的酒店女職員的手法，心中終於下了個結論：「她們是『紅衣女鬼』！」

鍾綽濤、王啟杰圍在區穎的身邊，原來區穎腕上的智能手錶，正實時顯示休息茶室的情況。

「那是剛才你放在按摩用具櫃子旁邊的紅色皮革小手袋嗎？」鍾綽濤轉換話題道。

「沒錯。」區穎點了點頭說：「在小手袋中剛好有一個針孔的位置，可以讓智能電話的鏡頭拍攝外邊的情況。」

「想不到你會這樣小心眼。」王啟杰嘆道。

區穎心想，經過昨夜的經歷後，豈能不警覺一點。

「噓！她們正在走過來。」鍾綽漣聽到不遠處碎玻璃的聲音。

「砰！」那是用腳踢開門的聲音，不久又是「砰」的一聲。

「糟糕！她們逐間客房搜查！」王啟杰輕聲地說。

鍾綽漣立即掩着王啟杰的嘴巴，以阻止他說下去。

區穎把心一橫，皺着眉頭指着正在糾纏的王啟杰與鍾綽漣，又指指客房的深處，示意他們二人躲在用來在開門時遮擋房間內情況的屏風後面，她則留下來準備偷襲。

他們躡手躡腳走進房內，區穎則屏息以待她們進門鬆懈的一刻。

只聽見一間又一間的房門被踢開，然後終於到了她們身處的那一間。

她貫注了力量，長按摩棒像在弦上的箭，準備應聲彈出。

「怦怦！怦怦！」

區穎清楚地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樂樂呢？樂樂在哪兒？」

「該死！」區穎暗罵一聲，居然在這個時間分了心！

「砰！」的一聲，客房房門彈了開來，區穎看到魁梧的紅衣女鬼半隻踢開房門的腳奪門而入，可是區穎卻遲了兩拍，未來得及揮下長棒痛擊。

「조심해！」另一名紅衣女鬼大叫一聲，硬生生把起腳的那位拉了回去。

區穎立時收回出棒的勁力，也暗暗地低吟一聲。

當她還以為自己已經被門外的二人發現時，她們卻衝進了旁邊的貴賓套房內，可能另外一人有所發現。

當被踢的客房房門反彈而關上，外邊回復死寂，區穎才稍稍鬆了口氣。

「嗚嗚……！」在屏風後卻傳來一陣呻吟。

區穎好奇王啟杰與鍾綽漣在裏面發生甚麼事，便慢慢走到屏風後去看個究竟。

水療客房並不大，只是一間百多尺的「劏房」。玄關用粉紅色的雲石鋪砌地板與牆身，而屏風後則是啡灰色的純羊毛地毯，兩邊牆都是放水療用品的玻璃櫃，屏風旁邊是一張雙人的沙發，而房間正中央就放着一張櫟木單人按摩床。

房間的燈光昏暗，只有兩邊射向天花的裝飾燈仍然亮着，微弱的光線在中間匯合，反射到房間中央的按摩床上空時變成了暗藍色。在那裏區穎看到了一幅詭異的畫面：鍾綽濤站在按摩床左邊，而王啟杰則在右邊，中間的按摩床上正躺著一個穿着灰色德軍軍褸的青年。二人彎着腰查看，加上燈光，她彷彿來到靈堂瞻仰遺容。

「嗚嗚……！」發出呻吟聲的正是躺下的灰色德軍軍褸青年。

王啟杰連忙用手掩着青年的嘴巴，生怕他發出的聲音驚動了外面兩個紅衣女鬼。

「你在幹甚麼！」被掩着嘴巴的迪新張開眼睛便見到王啟杰肥頭大耳的臉，忍不住說道。

他不理王啟杰不停地噓着叫他安靜，也不理按着他的肩膀不許他亂動發出聲音的鍾綽濤，兩人的行為反而令他更驚慌，更像溺水般努力地掙扎着。

「王啟杰，放開他吧，外面兩人都走了。」區穎說。

王啟杰與鍾綽濤這才發覺區穎已來到床邊，於是慢慢鬆手退開。

青年坐起身來，區穎這才真正確定。

「迪新！你為何會在這兒？」區穎立刻問道。

迪新環視房間中的情形，看到區穎三人，定過神來，摸了摸軍褸的暗袋，裏面空空如也，客貨車車匙不翼而飛。他深深嘆了口氣，知道自己肯定又闖下大禍來。

「迪新！你為何會在這兒？」區穎再問。

「區穎小姐。」迪新吞吞吐吐地說：「今早我依照艾拔圖先生的吩咐，把展品運到酒店地庫停車場……我在停車場的開口足足等了十五分鐘……」

「我們都已經知道你在網上認識了一個『暖女』，你是因為她邀約才一大早來到酒店！她問你為甚麼在這間房間出現，而不是問你為甚麼來酒店！」鍾綽濤也忍不住插嘴道。

迪新怒目望着站在身旁的王啟杰，知道這個胖子的嘴巴實在太疏漏了。

「我要知道你從停車場到這間房間為止發生過的事，請你告訴我，愈詳細愈好。」區穎誠懇地說。

5.7

約兩小時前。

迪新拍一拍軍褸的暗袋，車匙發出清脆的叮噠聲，便推開玻璃門，進入地庫停車場的升降機大堂等候。

六、戰場中環

6.1

漆黑的走廊，只能影影綽綽地看到事物的輪廓，就像黑白電影中的暗夜，所有東西幾乎都要加添想像力才能「看」得出來。

唯有聲音才能確切自己的存在。

「大家，沒有事嘛？」區穎算是第一個站起身來的人，在突如其來的槍戰後，她也要好一段時間才能振作過來。

回應她的是一片沉寂。

她只看到有幾個人形的東西躺在地上，似乎有男有女。但她不敢走近確認，就連打開智能電話的補光燈也提不起勇氣。

「沒錯！電話上有補光燈。」區穎在心裏說了三遍，才有勇氣從小手袋中掏出智能電話。

可是她卻忘記了小手袋留在二十四樓的總統套房，手提電話也一起留在袋中。

「還有手錶的照明功能！」可是她手忙腳亂，居然按錯了緊急求救的按鈕。在智能手錶上顯示出一個頭髮蓬鬆，帶着黑色膠框眼鏡的娃娃臉。

「東東……」看着葉向東的頭像，原來她一直把他儲存在緊急通訊中。

幻象似的愛情，
埋藏我心深處。

穿着校服的區穎，衝了出課室，在往下的樓梯邊緣停下來。她細心留意，在身後響起的腳步聲，那是熟悉的皮鞋敲着地板的聲音，以及男人的喘氣聲。她留心地等待着，一聲不響，她知道，要等待對方先開口。

可是，二人沉默不語。

「快點叫住我吧！」區穎心道，她強忍着回頭的衝動。

他還是沒有開口。

在黑暗走廊上，區穎的胸口像是有一道硫酸在旋轉，直湧上喉頭感到一陣苦澀。她輕輕嘆了口氣，鬆開了求救訊號的按鈕，並沒有真的按下去。

「小妮子，還不快過來幫手救人！」奧菲莉亞呼救道。

「奧菲莉亞閣下，你沒有事嗎？」區穎跑過去先把年老的奧菲莉亞扶起來。

「我沒事。」奧菲莉亞看着區穎，彷彿看到年青的自己，慈祥地說：「別叫我『閣下』，稱呼我作『婆婆』就好了。」

「奧菲莉亞婆婆。」

她微笑點了點頭：「先看看森姆他怎樣。」

她們二人嘗試把躺在身旁森姆扶起來，看來森姆為了保護奧菲莉亞而受了傷。

「閣下，你沒有事嗎？」森姆痛得面容也有點扭曲。

區穎也上前跪下幫手扶着森姆，一觸到他的左手臂，只覺得滿手都是黏黏的。

那是血。

森姆的左肩中了槍傷，正在流血。

「不，用這個先按着傷口。」森姆從戰術背心掏出一塊止血布：「要再用力一點。」

「我沒有受傷，倒是你替我擋了不少子彈。」奧菲莉亞說。

「我穿上了避彈衣，並沒有傷及要害。」森姆勉強坐起身來，還拾回掉在地上的 M4CQB。

「也幫幫我吧！」另一把男性的呻吟聲從地上傳來。

「艾拔圖？」區穎認出了這把聲音的主人，驚訝地說。

她轉過身揭開黑色的頭套，便露出他的油頭粉面。

「先幫我解開手銬……」艾拔圖說：「鑰匙在我的西裝內袋。」

區穎皺着眉頭，手探他的胸前，掏出了鑰匙給他解開反鎖在身後的雙手。

「呼，終於重獲自由。」爬起身來的艾拔圖，第一件事是整理他蓬亂了少許的頭髮。

「你為甚麼會在這兒？」區穎大惑不解，甚至超過擔心他是否有受傷。

只見艾拔圖拍拍身上的西裝，看來連擦傷也沒有，說道：「這不是因為擔心你才跟着來，誰知給她們綁起來了。」

區穎半信半疑，突然想起地上還有鍾綽濤與王啟杰。

回頭一看，只發現鍾綽濤身中多槍，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區穎掩着嘴巴，轉頭不忍看下去。

艾拔圖這時趁機上前，打算把她擁入懷抱中稍作安慰。那知區穎本能反應，一拳打在他的小腹上，使他喘不過氣來。

她覺得拳的着力有點不妥，力量像是四散而消。

原來艾拔圖在西裝下早已穿上了自己公司研製的新型超薄避彈衣，所以他才安然無恙。區穎當然不知道，那是他們抄襲美國哥倫比亞公司的設計，利用納米材料技術，將受力地方平均散開。真貨能成功擋住九毫米口徑子彈，甚至有傳某前美國總統的就職典禮上所穿的西裝，就是以這種物料製成的。

「女鬼們終於走了嗎？」這次是王啟杰的聲音。

「你也沒事嗎？」區穎喜道。

王啟杰這才意識到自己可能也中槍了，由頭到腳全身摸了一次，還特意檢查一下自己的「小弟弟」，才放心地說：「好彩，大家也無穿無爛。」也不知道「大家」所指的是誰。回頭一看伏在地上的鍾綽濤，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說：「原來除了惡死中女之外……」

王啟杰上前想揭開她的黑色頭套，艾拔圖一下捉着他的手臂阻止了。

「幹甚麼？」王啟杰問道，艾拔圖沉默着。

「我們要出發了。」奧菲莉亞見森姆已能站起來便說。

「去哪兒？Where！」王啟杰甩開了艾拔圖的手，插嘴問道。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森姆推開一道緊急逃生門，外面的陽光射進了走廊，他便帶着奧菲莉亞走了出去。

「國金二期？」王啟杰叫道：「等等我！」

眾人都跟着，走在最後的艾拔圖回頭一看，陽光射在鍾綽濤身上，全身都染滿血紅色。

他喟然輕嘆，卻沒有人知道。

6.2

「這些都是價值連城的古董，現在兵荒馬亂，不好好拿走一些，如何對得住自己？」矮小又禿頭的大叔埋怨說：「豬腩肉，多出點力啦，平日吃那麼多，氣力都花到哪兒去了？」

「你只懂得說人，又不見你多出點力！」中年胖婦人說着，使出盡力向上推，最後一級樓梯給她推上了。

「呼呼呼！痴線㗎你！你根本就沒有用力！」胖婦喘着氣說。

「吓吓吓！吃奶的力氣都出了啦！甚麼沒用力！」大叔答道。

胖婦看到半腰高的行李箱其中一個滾輪撞破了，立刻破口大罵：「衰佬你看！你拉得連輪子都破了！」

「我拉！你沒分推嗎？」大叔反駁道。

「不是你拉得太爛，我怎會推壞？」二人隨即吵了起來。

區穎眾人穿過後勤辦公室，來到酒店的閣樓，在水療中心的玻璃大門前便見到他們二人。酒店差不多全員撤離了，只有火警鐘聲、閃爍着的紅色警報燈，與升降機大堂旁邊猶如一張海報垂直地擺放的四十二寸 LCD 大電視，正播映着一些酒店的奢華生活照片，完全與現實緊急的氣氛格格不入。

「為甚麼停了下來？」王啟杰問道。

森姆包紮好了左肩的傷口，用酒店的白色大毛巾作了個三角大手掛，右手則按着一部像對講機般的機器上的鍵碼，連接着的有線耳機似乎在接收訊號。

「森姆身上有衛星電話，他剛接收 STO 的訊號，希望聯絡第七艦隊暫停攻擊香港。」奧菲莉亞說。

「那個偽韓妹愛麗森究竟是誰？」王啟杰終於忍不住問道：「她不是你們的人嗎？為甚麼先開槍破壞了人質交換？」

奧菲莉亞淡淡然說：「她不是我的保鏢，亦不是 STO 的特工。」

「那她究竟是誰？」

「我也不清楚。」奧菲莉亞說。

王啟杰跳了起來，說：「你不清楚，你可是與她一伙的啊！」

「總之我不能告訴你。」

王啟杰皺着眉，自言自語起來：「都怪那個楊迪新！無端端惹來這些麻煩！」

區穎沒有留意王啟杰與奧菲莉亞的對話，卻望着在旋轉樓梯那對中年夫婦，在這種時候還在為無聊的事而吵吵嚷嚷，她正起步想上去勸說，但艾拔圖卻站在她面前阻攔。

「阿穎，別多管閒事。」艾拔圖搖頭說。

區穎皺着眉頭，扁着小嘴，嘖的一聲，回頭向王啟杰說：「可以讓這個電視投影現在的新聞報導嗎？」

王啟杰見沒事可幹，早就在「研究」那 LCD 大電視：「即叫即有。」

立時電視由酒店海報變成了新聞報導，在靜音的情況下，區穎只見畫面像在學校的操動場用手機拍攝，鏡頭指着天空，然後一道白煙筆直地劃下來，在樹林的後方爆發出熊熊的火光，直捲上天。字幕則顯示觀眾在十分鐘前，於港島南區聖士提反書院拍攝。

「開聲，開聲！」艾拔圖緊張地說。

「知道了，知道了。」王啟杰不斷按着電視機的聲音按鈕，亦

開始慢慢聽到新聞報導員的說話：「……畫面中所見，是十分鐘前於聖士提反書院拍攝的片段……還未有現場消息……但據估計在港島南區，赤柱監獄附近發生兩次激烈爆炸，未知是否由導彈所引起。特區政府早前已發出緊急警告，香港將會受到導彈襲擊，並呼籲市民儘快於安全地方暫避……」

「赤柱監獄？那麼東東他……」區穎想起葉向東正在赤柱監獄工作。

新聞報導員神色忽然凝重起來，似乎正在接聽從耳機中傳來的訊息：「……我們收到最新的消息，第二輪巡弋導彈的攻擊，預計目標會是……中環一帶……特區政府已發出另一則緊急呼籲，要求仍留在中環的市民緊急離開，到安全地方暫避……」

「各位，我們失敗了。」奧菲莉亞說：「STO 無法阻止美軍攻擊香港，森姆剛收到 STO 的訊息，他們說戰斧巡弋導彈正向這兒飛來。」

「中環？這個我們早已知道啦！」王啟杰生氣道：「剛剛新聞才報導完，美國政府的效率可以高一點嗎……那我們應該留下來，還是離開酒店了？」

「不。」奧菲莉亞糾正道：「我們一定要儘快離開，下一枚導彈的目標就是東方酒店。」

「東方酒店不也在中環嗎？那有甚麼特別……」王啟杰說着說着，也覺得不對勁：「東方酒店？不就是這裏嗎！」

「我一早說過是這兒了。」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艾拔圖問道。

「三分鐘，或者三十秒。」森姆補充說。

「三十秒？」王啟杰大呼起來：「那我們還在這兒說話幹甚麼！」便立刻跑去連續不停按升降機的按鈕。

「火警鐘響起來升降機哪會動了？」艾拔圖沒好氣地說。

「是是是！逃生門！」王啟杰便箭一般跑去旁邊寫着「出口」的逃生門。

可是區穎卻一動不動，看着那對仍在為行李箱吵架的中年夫婦。

「阿穎，你在等甚麼？」艾拔圖回頭，已覺得有些不對勁，正要出手捉着她，可是區穎還是先快一步，向着中年夫婦奔去，說：「你跟他們先去避難，我一會追上來！」

「唉！」艾拔圖拋下這一個字，便跟着進入逃生門。

6.3

沒有一個輪子的行李箱，其中一隻角撐在地上，整個行李箱像比薩斜塔般豎在旋轉樓梯旁。

區穎也沒聽清楚這對夫婦在吵罵着甚麼，她只知道，若他們再這樣下去，便會葬身巡弋導彈的火海之中。

她無聲地飛奔過去，當中年夫婦發覺區穎迅速接近，莫說好像喝止她新一樣，連回頭反應也慢了半拍。

區穎利用奔跑的慣性，在距離行李箱差不多兩米時，右手一揚，這一下只是用來欺敵，然後右腳一踏，離地飛撲，左腳一觸地，右前腳立即側踢而出，黑色的連身裙向上一飄，本是春光無邊，中年大叔還未來得及目瞪口呆，區穎已結結實實踢中行李箱。

合中年夫婦二人之力也抬不動的行李箱，經區穎起勁一踢，應聲離地飛起了兩米多，不用說，地心吸力的關係，行李箱跌落旋轉樓梯，滾動而下，不斷發出青瓷互相碰撞敲碎的聲響，直至到樓梯底停下來為止。

二人這還未意識到發生甚麼事，區穎跳下兩級樓梯，居然還轉身向着胖婦人扮了個鬼臉說：「老黔婆！」

然後一縷煙跑下樓去了。

中年婦人立時無名火起三千丈，也不知是因為見財化水、白白浪費了力氣，還是被她嘲笑。她回頭一看中年男人，他的樣子並沒有像平日咒罵她時那般醜陋，反而一臉和顏悅色的享受神色。胖婦人便閃過一個念頭：他看上了她的美色！不！他們根本就有不可告人的關係！

胖婦人雙眼一瞪，像頭要撲殺獵物的老虎，禿頭佬也為之一驚，退後了小半步。她回望旋轉樓梯，一聲不吭像是打定主意，竟然提腿下樓梯追着區穎。

中年男人抓也抓不住，唯有也跟在後面跑下樓去。

區穎回頭一瞥，見二人都迫在後面，嘴角微微一笑，稍稍加速，三步兩跳，很快便到達了地下 G 層東方酒店咖啡廳。

兩個多小時之前還在這兒優哉游哉地品味着每天早晨的一杯鮮奶咖啡，她完全想像不到現在卻是這種生死攸關的時刻。

但有誰能夠想像得到？

她放眼望去，還有幾個人影在白色百葉簾式的屏風後、雲石桌與桌之間討論着甚麼，區穎認得其中一個是遞上咖啡的男侍應。

「快走！巡弋導彈會擊中這兒！快走！」區穎大叫道。

咖啡廳內的人半信半疑，大眼瞪小眼。

「別跑！你這狐狸精！」後面的胖婦人已差不多追了上來。

她看了一眼智能手錶，計時器倒數進入最後兩分鐘，也管不了太多，便起步往酒店大堂方向跑去。

七、灣仔妖道

7.1

現在。

下午六時半，上環地鐵站大堂。

「他們好像已經發現我們逃到這兒來。」區穎對着鏡頭輕聲說。她左右張望，覺得還是安全，續道：「東東，救我，現在只有你了。」

反覆看着智能電話螢幕中的區穎求救影片，頭髮仍然蓬鬆、身穿西裝的葉向東坐在地上，還是百思不得其解。

在白色暗花的膠地板上，有很多人現在與他一樣，席地而坐，彼此間沒有空隙，大多數人都是全身沾滿灰塵。有些人在額角上、或臉蛋上、或嘴唇、或四肢、或胸前、或頸項上，仍然流着一絲一絲或乾或濕的血痕。他們或屈膝、或躺臥、或依靠着慢慢褪去金黃色的紙皮石牆，目光呆滯，腦海中只有不斷重複可怕的影像，或是仍然以為自己活在夢中，無法接受這種殘酷不說道理的現實。

穿插在眾人之間的是身穿綠色制服的便利店售貨員，他拿着便利店的水和乾糧餵給一些還能哽咽的災民。

沒錯，葉向東的確要用「災民」來形容現在的香港人。

一名耳朵長尖尖的年青人從人群之中走過來，蹲下向坐在一角的葉向東說：「湯天僕問了幾個剛才從上面逃入地鐵站的人，現在街上並不安全，四周都是 TIKAGUN，它們居然無差別地向接近的途人開火。」

葉向東的鼻子嗅着血腥、汗臭及煙灰混濁的味道。

一個留着啞金色負離子長直髮的 MK 女，亦回到葉向東的身旁，屈膝而坐，小聲地說：「聽說半自主化部隊主要集結在國際金融中心、獅子銀行總行及舊政府山一帶……」

「牡丹說得沒錯，而且機械人戰鬥群還霸佔着西區海底隧道、紅磡海底隧道的出口處，沒有人能夠接近。」湯天僕平淡地說。

這時突如其來的一下震動，仍然苟延殘喘的照明系統跳了一跳了掣，黑暗充斥四周兩秒之久，脆弱心靈發出的尖叫之聲此起彼落，葉向東的心也像突然離地數米，然後再摔到地上。

一切回復「正常」。

「湯天僕查過，它們不會主動進入地底，所以這兒應該最安全。」湯天僕很得意地說：「所以這兒才會聚集了這麼多人。」他看到葉向東懷疑的神情，再補充：「除了湯天僕在隧道中見到的是例外。」

「嗯，而且不是都被我們『收拾』掉了嗎？」牡丹忍不住說：「它們可能想從隧道中繞道來襲擊地鐵站內的人……我們總算幹了件『好事』呢！喂！你不要生人唔生膽啦！」

葉向東心想，剛才的震動難道真的是「幹好事」的餘震了？幸好爆炸造成的火勢很快消失了，沒有波及現在人們唯一的藏身之所，心裏算是好過一點點。

牡丹繼道：「聽說有人仍然在舊政府山一帶頑強抵抗……」她頓了一頓，小心翼翼地續道：「在片段中，區穎小姐最後出現在聖約翰座堂，即是舊政府山附近……那兒已經變成真正的戰場，現在過去，就等於送死。」

葉向東沉默着，他在瑪麗醫院時，從電視新聞轉播中看到在九龍半島望向中環一帶的情境，他知道是很混亂很危險，但從來沒有想像過戰場會是如此的。

「沒錯，我聽一位朋友說，那幫人厲害得很，他在聖約翰座堂親眼看到一個女孩帶領着一班戰士死守，好像還把戰爭機器都給打跑了。」正在派水的便利店小哥居然插嘴說。

「他在甚麼時間看到了？」牡丹問道。

「大約是下午二時吧？聽說是她就是傳說中的『雪姑』……」便利店的小哥像陶醉在那想像中的盪氣迴腸戰爭場面。

湯天僕與牡丹對望一眼，他們都知道，區穎傳送給葉向東最後

的視訊正好是二時左右在聖約翰座堂，牡丹打斷小哥的話：「你那位親眼看過雪姑的朋友在哪兒？我有事想找他。」

「打從上一次通訊後便聯絡不到他了……」小哥由本來的興高采烈，立時轉了口風，嘆了口氣回答。

湯天僕見葉向東又露出不明所以的神色，便低聲說：「聽說到現在沒有多少人能從中環生還回來。」

當大家都沉默着時，小哥好像想起些甚麼：「不過好像還是有人看過雪姑他們。」

「誰？」

「嗯，就是坐在 A2 出口附近的大叔與大嬸。」

牡丹與湯天僕對望了一眼，似乎都取得共識，便拉起瑟縮一角的葉向東，一起向 A2 出口方向走去。

那是一對大叔大嬸，男的禿頭，女的肥胖，二人雖然臉上灰灰黑黑，似乎有些地方還燒傷了，但都接受了急救處理，無性命大礙。而且從他們不停互相指罵埋怨看來，似乎連心理也正常不過。

「兩位，你們有見過這女孩嗎？」葉向東拿出在他智能電話中的區穎照片，開門見山地問這對老夫妻。

那是區穎在中學時與他的合照，雖然是多年前，但她的五官與

輪廓也沒有多大變化，只能說現在收起了那時的少女姿態，隱隱散發出女人味來。

大叔與大嬸看了一會，眼睛轉動甚覺面善，但就說不出來。

「啊！那個在東方酒店引我們離開的女孩！」大叔先想起來。

「為甚麼你看兩眼便認出來！」大嬸醋意又發作，叫道：「啊！我就說你與狐狸精有一腿啦！好呀！你對得我住呀！」

「甚麼看兩眼？」大叔似乎身經百戰，還擊說：「你也在場！我哪有與她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了？」

「你沒有，但你的心有這樣想啦！」

「我哪有！」大叔說：「人家可說是我們的救命恩人，若不是她叫我們躲進雙層巴士，我們一早就變成燒豬了！」

「那你即是嫌棄我胖！暗中罵我是豬！」

「唏！你都不可理喻！」

「兩位，我只想問問你們最後是在哪兒見到她？」牡丹笑着說。

胖大嬸立刻擋在正要回答的禿頭大叔面前，不讓她們進一步接觸，然後還立刻變成黑臉：「我們不認識她！」

「她之前向我求救，但現在都沒有網絡了，根本無法聯絡上她。」葉向東誠懇地說：「求求你告訴我她在哪兒吧！」

「這一點……」大嬸有點兒猶豫。

大叔終於忍不住說：「我們只有在正午見過她一面，她好像向國金二期方向去了，之後我們也沒看到她了。」

「國金二期？」牡丹若有所思。

「那大叔大嬸是如何由中環逃出來的？」湯天僕也插口問。

「不是說過了嗎？我們躲進雙層巴士……」

「那即是說我們仍然原地踏步嗎？」葉向東有點洩氣。

「不，我想到方法了！」牡丹胸有成竹地說。

7.2

葉向東躡手躡腳躲在牆角，探頭出去望向對面馬路，街道上沒有一個人，沒有一輛車，也沒有一台無人機，只有四周的大廈此起彼落地響着消防警鐘。湯天僕揮手示意安全，叫葉向東橫過馬路。

但他在猶豫着，動也不敢動。

他們一行人離開了上環車站的 A1 出口，正向着文咸東街

五十八號前進。對於葉向東來說，那兒是所有事情的開端。當知道牡丹的計劃後，他便提議到那兒進行補給，湯天僕與牡丹都拍手叫好，但一踏出 A1 出口，葉向東便開始懊悔起來。

可能因為他接受不了現實，也可能因為他怕死。

他總覺得暗角處埋伏了一架 TIKAGUN，槍口已對着自己的眉心。那種踏前多一步便更提心吊膽的感覺，正在蠶食他的行動力，他幾乎覺得蜷縮起來冬眠才是正確的選擇。

誰知道臀部被人一踢，他便整個人仆倒在馬路的正中央。

「你看！不也沒事！不要生人唔生膽！」原來是牡丹幹的好事。

葉向東站起來，拍一拍身上的灰塵，心想的確沒有被射殺，看來傳言還是不足以採信。心稍為定了下來，便走到商業大廈正門。

「湯天僕與牡丹上去看看有甚麼用得着的工具及武器。」湯天僕說：「葉向東則去地庫停車場取車。」

「完成後在這兒這集合吧！」牡丹說。

葉向東點了點頭，便向着停車場出發。他越過停車場的出入口欄杆，沿斜坡而下，由於上環區的電力供應斷斷續續，牆角上的光管亦不停閃爍着。這樣看着旋轉而下的斜坡，倒像通往無底深淵。

他完全想像不到，昨晚他還駕車來喝朋友的喜酒，今天來取車

卻已成為在刀鋒上面對生與死的抉擇。

「不，我想到方法了！」牡丹胸有成竹地說。

「阿穎在聖約翰座堂，而那兒卻被 TIKAGUN 重重包圍着，有甚麼方法可以神不知鬼不覺救出她？」葉向東說。

「沒錯，如果我們正面走到教堂，可能還未見到花園前的十字架，我們已經變成蜂窩了。」

「這個我早就知道了！難道我們坐直升機空降在那兒了？」葉向東生氣地說。

「不！我們可以從地底進入。」

「湯天僕也明白了！牡丹果然聰明！牡丹想用那秘密通道？」

牡丹笑着，一方面高興有人欣賞她，另一方面看着這個與她想法近似的男子，終於明白為何會被她逮捕了，續道：「但是，我們先需要一輛車。」

葉向東的面前是一輛深紫色的戈藍 VRM，這一輛以平價買回來的二手「錢七」，一般來說是他發洩被人「欺凌」時的工具，一有不開心的事情發生，他便狂踏一腳油門，那種緊貼背脊的感覺，能讓他把悶氣一掃而空。

可是，現在居然成為了拯救區穎的「關鍵」。

他從褲袋掏出黑色的車匙，把汽車防盜系統解鎖了，發出沙啞的哧哧聲。葉向東坐上司機的位子，那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湧上心頭，他不斷說服自己，這一切都是夢，可以的話，駛出這個停車場時，世界可以回復正常。

隨着引擎轉動的聲音，車上那套老爺音響組合正播放着他喜愛的迷幻搖滾音樂，電子結他奏出藍色音調，混合了東方色彩的元素，沿着螺旋斜坡而上時，音樂一下變調，變出仿似思想的驟奏。

看來戰爭已緊咬着她。
看來他們都希望她墮落。
這個城市都在磨拳擦掌。

她會證明自己。
她會成為唯一。
她將會勝利，
不會輸掉這場仗，
因她就是勝利。

看來他們在耍陰謀詭計，
包裹着他們所謂「建設」。
你看不出我們都是自己命運的主宰嗎？
而她絕不會變成虛假的記憶。

她將會勝利，
不會輸掉這場仗，
因她就是勝利。

當他駛到出入閘口時，他停車四處摸索不知掉到何處的八達通卡，猛力按着拍卡機上緊急通訊的按鈕，期望有管理人員來幫忙，當然在這種非常時期，所有人都撤離了，哪裏還有大廈保安？

他終於要面對現實，那是不會有人來的了。

現在只有一個最快捷的方法。

他拉開手制，車子慢慢溜後，在大約三個車位的位置停了下來。他重新拉上手制，腳踏着油門，戈藍的引擎發出吼叫。他右手緊握方向盤，左手一鬆，戈藍便像炮彈般彈出。

他決定要撞破欄杆！

甚麼會撞花車子、甚麼要賠償撞欄的罰款，他都不理了！葉向東告訴自己：現在已經沒有回頭的路！

欄杆比想像中脆弱，事實上不用衝刺就能撞毀，可是他卻踏盡油門，車頭防撞欄與閘口欄杆一碰，欄杆便彈上半空。葉向東從來沒有想過要這樣做，當衝破的那一刻，居然有種說不出的暢快感。

在地面出口的位置，突然閃出一個人影，攔在前面。葉向東下意識地直踩煞車，戈藍發出刺耳的悲鳴，人影也沒有閃躲，雙手一拍在車頭蓋上，可是由於那段距離實在太短，車沒有完全停下來，最後還是把他撞倒在地上。

「糟糕！」葉向東吐出這兩個字來。

可是他下車一看，態度卻一百八十度轉過來，質問道：「你為甚麼會在這兒？」

7.3

湯天僕打開地下機房的門口，那是一台商業大廈用的柴油後備發電機。

每次嗅到柴油機發出的刺喉氣味，都令他的思維一下子混亂起來。

「冷靜一點！我沒有惡意。」湯天僕與葉向東在瑪麗醫院重遇牡丹的時候，她剛脫下手扣，身後還躺着一個被弄昏的醫護人員，卻說：「我只想你們帶我一同離開。」

但這次混亂，好像令他想到了些甚麼。

他離開了機房，走過仍然漆黑的水泥長廊，推開那道虛掩的木門，回到電力總算稍為回復的保安控制室。在那兒等他的不是別人，就是那個 MK 打扮、以「牡丹」為代號的北韓特工。

牡丹注視着那些「大牛龜」CRT 監視器，沒有理會湯天僕回來。

「已經回復電力了。」湯天僕說。

「我知道。」仍然沒有回頭。

湯天僕一看，對這座大廈非常熟悉的他一眼便看出問題來：「似乎有人搜掠過二十四樓。」

「沒錯，應該是 C 室。」

「為甚麼？」湯天僕問。

「吓？」

「牡丹為甚麼打算進入 C 室？」不知道他是解釋還是追問：「湯天僕昨夜檢查過，那個炸彈狂徒在闖入 E 室的區穎小姐公司之前，曾經先嘗試破解 C 室的密碼。那並不是單純轉移調查視線或無意義的胡亂行動。」

「你想知道？」

他點了點頭。

「那你跟我來看。」牡丹便拉門走了。

湯天僕拿走放在控制台上他愛用的多功能 LED 手提電筒，跟着牡丹乘坐升降機到二十四樓。

一打開升降機的門，濃烈的火藥味便直撲而來。

電力恢復後，湯天僕看得很清楚。在幾個單位中，只有 C 室與 E 室的門是開着的。E 室的門昨夜打開後沒有關上，而 C 室則是

明顯被人破門而入，玻璃門造成的碎片，鋪滿地上。

牡丹走入 C 室，那兒除了門口的接待處外，後面全是鐵架，密密麻麻放滿了不同的箱子。本來用來作貨倉並沒有甚麼好奇怪，但湯天僕的臉上卻露出完全想像不到的表情。

「為甚麼這是個貨倉？」他驚訝地說：「湯天僕完全不知道這是一個貨倉！這種存放貨物的數量，起碼要用一整個星期才能完成所有搬運，可是湯天僕完全不知道有人在搬運貨物出入。」

牡丹微笑着：「你當然不會知道，那是因為你平日看到的閉路電視畫面，一開始便給人動了手腳。」她打開了第一個大木箱，裏面藏着的居然是一根 M4 卡賓槍。

「他們總算留了一點物資給我。」牡丹笑道，更在其他的箱子中找到相關的配件，Reflex 紅點瞄準鏡、M203 榴彈發射器，然後回頭向湯天僕說：「你知道我為甚麼要嘗試破門而入了嗎？」

「簡直就像一個軍火的超級市場。」湯天僕說：「這究竟是屬於誰的？」

「你說呢？」牡丹像是聽到一個幼稚的問題：「別再發呆了，快幫手拿一些有用的東西吧。」

湯天僕不太高興地走向一間小房間，門外寫着禁止進入，他不覺得幽默，雖然這個單位一開始便不打算讓人進入。他在桌上發現一件似曾相識的東西：黑色手槍大小，形狀像風筒或是熱溶膠槍，

「槍口」上有一些像拍攝鏡頭的圓形小孔，把手上有一個小板機。

湯天僕一拿上手，便愛不惜手，因為他不覺得這是風筒，也不會是木工用的熱溶膠槍，而更像 Star Trek Phaser 那類激光槍。

他沉迷地把玩着。

牡丹經過他身後的門口，看到他想得出神，正想出言提醒，湯天僕突然轉身，舉起黑色 Phaser 指着她。

她也嚇了一跳，急忙說：「幹嗎！」

「牡丹究竟有甚麼目的？」湯天僕嚴肅地道。

牡丹不明白他在問甚麼，只是默不作聲。

「當初是要葉向東帶牡丹離開，現在已經離開了，牡丹大可一走了之，為何仍要插手救區穎小姐的事？」

她聽了湯天僕的解釋，才呼了一口氣，說：「我喜歡幫就幫。」

湯天僕沒有放下激光槍。

牡丹扁着嘴說：「你們需要我幫忙嘛！」

他的眼神變得更堅定。

「怕呀！」

「那你還要去做！」葉向東再跳起來。

「不要生人唔生膽啦！」牡丹便向前進發了。

在只能容一人行走的地下通道走了十多米，便出現了一條旋轉的樓梯，看來是通往地底深處。他們一直走，大約來到地底三層左右的位置，便到達一個較寬廣的空間。那是可以平排容納兩輛大旅遊巴士的通道，放置了三條約六十公分的水管，牆上雖然掛着光管，但看來因電力故障而熄滅了，葉向東只能依靠身上的照明裝置查看四周。

「這條所謂用來把獅子銀行總行金庫裏的金條運走的秘密通道，其實是讓銀行在舊天星碼頭海邊抽取海水給銀行的冷氣機製冷之用，當初是不是用來偷運黃金，那就不得而知。」湯天僕解釋說。

「這會通向哪兒？」

「應該是靠近銀行街和皇后大道中的一角，那裏有一組用來拉扯着銀行地面上所有樓層的鋼柱，在地底十層樓深的地方。」湯天僕明白葉向東的擔心，便再說：「放心，那兒有升降機回到地面。」

「真的？」

「就說別生人唔生膽！」牡丹出奇不意一拍葉向東的肩膊，他立刻往前跌幾步。葉向東這時才發現，隧道是住下斜向銀行。

「大概是為了節省泵水的電力吧？」他心想。

三人出發，牡丹與湯天僕走在前面。葉向東估計，這條隧道由天星碼頭鐘樓下到銀行總行地下位置約有三百米左右，應該很快便會見到湯天僕所說的升降機。

可是他們走呀走，感覺上像是走了三公里，還是看不到盡頭。而且葉向東的眼皮好像愈來愈重，打開半隻眼睛也花費了不少力。

「是氧氣不夠？還是？」他向前伸手抓住牡丹，只見湯天僕與牡丹回頭時，兩人都戴着防毒面罩。

「你們……？」葉向東話還未說完，便昏死過去。

灣仔妖道 完

本章使用音樂：

P. 210：

Wolfmother - Victorious



P. 222：

Led Zeppelin - Immigrant Song



Novel 113

逆流而上

HOONG KEONG

作者：逆流而上
編輯：黃斯淳
封面設計：Ryan Yeung
內文設計：4res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寶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886) 2-8227-5988
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19年5月
圖書分類：流行讀物／小說
ISBN：978-988-8568-44-4
定價：港幣88元正／新台幣350圓正

逃走不易，留下卻更難！
但有機會走，你還會選擇留下來嗎？

〈朝鮮參加南韓世運會釀成慘劇！朝鮮報復會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嗎？〉米高深入分析：朝鮮在上月派出歷史上最高規格的團隊參加南韓的世運會，卻演變成一九七二年慕尼黑慘案再現，這場驚天的恐怖襲擊背後究竟是誰在策劃？這件事件亦觸發了朝鮮對南韓的報復行動，間接令世界推向戰爭邊緣……閱讀更多

「昨晚港島多處發生連環爆炸，警方荷槍實彈圍捕疑凶，終於在林士街多層停車場緝拿歸案……香港新聞記者報導。」

SMS：「特區政府緊急警報：香港島將受導彈襲擊，請儘快尋找地方躲藏。注意！這並非演習！這並非演習！」

走與不走 從來就只是這個問題！

ISBN 978-988-8568-44-4



9 789888 568444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DO}E

上架建議：流行讀物／小說

定價：港幣 88 元正／新台幣 350 圓正